

【旅美感怀】

□陈中华

丹佛,坐落在贯穿北美的落基山脉上,是美国海拔最高的城市,1600米。置身丹佛,却丝毫没有意识到置身在高原,无论是树、草还是花卉,色泽都晶莹剔透,像刚经晨雨洗浴。迄今没到过西藏,丹佛的天空就成了我见识过的最澄澈的天空。我曾像一个写生者,躺在草坪上仰望,那天空与我司空见惯的济南的天空迥然不同,济南的天空早已和雾霾融为一体,云团和霾团常辨不出边缘,而丹佛,天是天,云是云,云朵白得只在我儿时年月里和所读的文学作品中出现过,边缘清晰得像秋夜里那轮爽月。

丹佛盛产黄金,当地人,当初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的游客大多是丹佛的掘金富豪。

哦,没想到。我说,我小时生活在一个煤矿区。对方接上话茬说,这里也产煤,也产石油,北边毗邻的更是中西部著名的产煤州。采金采煤又采油,环境竟如此美!我甚至怀疑对方话语的真伪。

丹佛,我滞留的两个月,雨雪落了七八回,但旋即晴天。四五月份,在城里着衬衣,几十里外的群峦上,依然是皑皑白雪。为写这篇随笔,我专门查阅当时的日记,有如下一段记录:蓦然悟出,国内的环境污染对人身健康的侵害不仅在呼吸上,实际上是全方位的。近年来耳聩厉害,在这里突然感到听力好多了,还是因为这里太静,杂音少,听得到小动静,误以为自己耳聋减轻了?突然感到脑子思考问题较前清醒了,还是在这里摆脱了国内那些纷杂烦心事,精力集中了,误以为脑筋更清醒了?都不一定,不能排除因

【舜天鲁地】

□李亦

有人说,上帝创造自然,人类创造城市。上帝为什么创造自然?这是个无解的问题,也许所有的创造最终都归于无解。而人类创造城市却有若干解释。比如在中国,分封诸侯使城建有了现实迫切的需求,诸侯王不仅需要居所安逸,安全更是首意。“筑城以卫君”是中国古代城市极明确的实用目标,君、王的政治文明自然而然就浸透在城市的每一块石板和砖瓦中,而卫生的讲究也就顺理成章了。可以想象古时的长安、洛阳、建业、大都等都会干净整洁,甚至连济南这样的府邑治所也比乡野清洁,大家衣着干净、行色从容。卫生既是文明的指标,又是文明家园的饰物,具有很外在的表征,而文明的内核须由此而前行,细细体察方可得验。

说到底,文明还是精神层面的东西,它总是埋于皮下,却时时散发清香。

浅黛色的上海外滩已经被隔江而起的玻璃墙遮蔽,高楼一长再长,早时的上海几乎无迹可寻。千里之外的济南也不甘落后,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,似乎吃了什么催长猛药,城市极速膨胀,随之而起的是不息的聒噪和难以落定的尘埃。

旧时的北方城市,都是帝都的延续或分支,带有鲜明的体制色彩。济南原有厚实的城墙,城墙内的人也像城墙一样敦厚规矩甚至有些拙滞。济南

平和的丹佛我的孤独

丹佛是很优美,但我却时常感到难以承受,承受不了什么?承受不了那种远离祖国文化、人情、世故、琐碎、烦躁、嘈杂及工作忙碌的孤独,受不了那种隐居他乡的孤独。

内空气污染对人体的伤害是全方位的这一可能。倒希望以后将此想法和感受给某些科学家提供一下,成为他们的一个研究课题,题目可拟为《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危害是全方位的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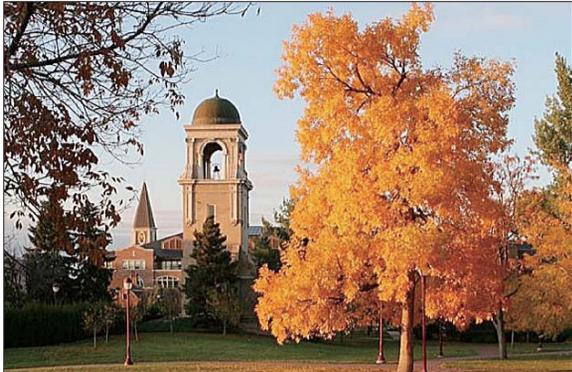
丹佛居住者白人居多,非裔居次,其他族种人少得多。

我们住在外没遇到一起吵架、争执。早晨去散步,修路工主动向我们打招呼示好。去市场购物,售货员对妻子的退货要求不仅不拒绝,反而极其热忱,弄得妻子竟不好意思退了。没看到一起交通纠纷,有的路口红绿灯由路人来控制,主要是一些较小的道,若有徒步的人需过马路,揪一下路边的钮便现绿灯。我不懂这些,又生怕闯红灯影响中国人的形象,曾多次在路口脚蹑,直候到另一人过马路时才紧随之。儿子的车常交给有二十年驾龄的妻子开,副驾上的儿子一路对妻子纠错足有二十回,妻子实在忍无可忍便没好气地争辩。一个典型细节是,过没有红绿灯指示,没有行人和车辆的丁字路口,必须停车观望再启动,妻子起初理解不了,后来就习惯了。

市内轨道交通,六、七节车厢,也是城市公交车。登车不检票,一路无人查票。我问,平时不检票查票吗?学生说,一般不检不查。偶尔也查,万一查到就麻烦了。我说,就罚钱了?学生说,罚钱不多,关键是不良信用记录上就有了一笔。美国人十分在意信用。

十分注重信用。大环境这样,小我就自觉了,不需专人管了。

孩子和同学们去雪山滑雪



场。进滑雪场不收费,乘坐道不收费,停车不收费,只是滑雪收费。孩子上山滑雪去了,我们在下面逛。我习惯性地持一笔记本记录零碎印象、感受,见一七旬老嫗正坐一石阶上专注地读书。在这里遇到一痴情读书人,心头一热,我便向她打招呼。英语忘光了,我蹩脚地说“read book”,同时向她竖起大拇指,并表示想与她合影。对方懂了我的意思,非常高兴,任凭我妻子给我们拍摄了多张合影。照片中,美国老嫗抱着书本,我端着笔记本,这当是我那天最温馨的记忆。

那一天,其他的笔下记录,除赞美景色外,批评的成分更多,如下面一段文字:看这雪场,看这些男男女女,看他们的装束、工具,确实到了另一个世界。这与国内百姓正忙碌着摆摊、买便宜菜、拥挤在上班途中、排队找专家看病、上访等生活场景多么不同!难道我、我们追求的生活就是眼下这些?没办法,我就一直有个不满癖。

说到丹佛人与大自然的

关系,一件小事难忘。一天晚间,孩子们到市区一湖边运动场打网球,妻子去湖边散步,忽而神秘地回来了,说,湖边有许多野鸭,一只母鸭正在岸边孵蛋,她走近了,想抚一下鸭子,鸭即闪开了,那些鸭蛋像一个个小孩脑袋似的,太可爱了。她就掏了一只揣怀里了。她给我看那蛋,低声而忐忑地说,你说是不是不能拿——我心里直跳?我说,当然了,它之所以在人来回走的岸边孵小鸭,就是因为当地人从不侵害它们。掏蛋可是丧良心的事。妻子立即返回去,将蛋放回原窝,回来说,我等它又孵上去才走了。

丹佛是很优美,但我却时常感到难以承受,承受不了什么?承受不了那种远离祖国文化、人情、世故、琐碎、烦躁、嘈杂及工作忙碌的孤独,受不了那种隐居他乡的孤独。我蓦然醒悟到,丹佛再好,也不是我的家,不是我能长久留驻的地方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、国家一级作家)

城市的皮肤及其他(下)

透过济南城坚硬的皮肤,我看到了这个城市内在的柔软。因为有泉,所以有渠;因为有泉,所以有湖。泉湖河渠织就了一幅柔性水城图。

四围黄土,极易受风沙侵害,尤其在植被失护的早春和秋冬,风沙可就是城里的常客了。可在济南住过的老舍先生,并未提及风沙之苦,却描绘了济南温暖的别样冬景。

铁钹曾经发现并扩大了济南城的意义,让它成为横亘在北平和南京之间的一道藩篱,朱棣围攻济南三月而不克,第一次南征计划在济南终结,最后只好绕道南下,攻下都城南京,而济南依旧在。济南城是坚硬的,济南人也有硬朗的性格,济南人的性格多是道义的集成,他们不管朱棣是不是未来的皇帝,攻打朱允文就是犯天条,这是人间最大的背叛,因此他们可以豁出命去抵抗。

事实上,透过济南城坚硬的皮肤,我看到了这个城市内在的柔软。因为有泉,所以有渠;因为有泉,所以有湖。泉湖河渠织就了一幅柔性水城图:

一城山色半城湖,家家杨柳,户户垂杨,黄菊、白荷、青山、绿柳相投映泉湖池渠中,这不是人间仙境,也是江南水乡的风光。可惜了,美景虚设。济南城里的读书人,来往于济南的官宦丁男,心早随了大统的格式,虽有辛弃疾,也只是“千古江山,英雄无觅,孙仲谋处”的遗憾和“想当年,金戈铁马,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追忆。粗放刚烈是这个城市的基本性情,偶有李姓小女子清照,在清漪明

透的泉边湖畔吟哦,把一个女人的百结愁肠系于千般柔细的湖泉细柳,缔造着哀怨天下的柔情词帝国。

济南城里有几十个名泉,泉泉都是李清照的泪眼。泪水汇于大明湖,烟波浩渺的半城湖竟是李清照的心事。剪不断,理还乱;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。一个柔弱小女子浓得化不开的爱恋郁结如湖似水,竟成了济南城不能承受的泰山之重和羽荷之轻。

常记溪亭日暮,沉醉不知归路。

兴尽晚回舟,误入藕花深处。

争渡,争渡,惊起一滩鸥鹭。

大明湖本不都是李清照愁怨的写照,早些时候,还是她托物寄情的去处。

湖上波来风浩渺,秋已暮,红稀香少。

水光山色与人亲,说不尽,无穷好。

那时她与赵明诚还未结连理,闺阁女儿亲恋山水,也许就是对异性倾慕的初识潜意,内心描画的愿景(重要的是未来的郎君)自然是说不尽的无限好。可好景不长,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才是她的人生道轨,沿着此道走下去就有了“莫道不消魂,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的衰残。荷花生于泥水而丰润,菊花(黄花)长在山野而身瘦,

这是李清照对两性的比喻,更是她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定位。

千年一得的李清照让坚硬的济南城有了温润的肤色,她的词就是汨汨喷涌的泉水,无论多么干涸热烈的心,都会被她浸润得柔软。济南因李清照而柔韧温婉,中国北方因李清照而有了人性的湿度,中华文明因李清照留下了两行清秀的脚印。

李清照的脚印一路南下,越到临安(现杭州)越显凌乱,最终消逝在数倍于大明湖的西湖边。可比天堂的临安,只接收了李清照将老的衰身,却没能安抚她漂泊的心。

济南的泉池几次干涸,沟渠里淤泥渐显,时有下水井盖孔隙冒出阵阵腐味。渣土卡车穿城而过,雷霆之声惊起的再不是一滩鸥鹭,而是一颗颗无法安静的心;冤胎碾碎好梦无数,卷起漫天飞扬尘雾。人们除了感叹干地燥,已经想不起来这座北方城市曾经被一个女人润湿过。毕竟沧海桑田的自然之力可以把一切后果都承担下来,全不顾任何毒怨和毁誉。

已经没有当年的勇气爱城市了。

上帝的大手笔以无尽的魅力将我拉紧。

(本文为著名作家,本名李传敬,代表作有《药铺林》、《双凤门》等)

啄木鸟的功绩就是给树治病,益于人类,于是人类就以各种形式来歌颂它。儿歌不用说了,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,当代的歌手也在歌唱它。有个叫万芳的女歌手唱了一曲《啄木鸟》,竟以此而出了名。外国的奥尔夫音乐,名字就叫《啄木鸟》。其实,中国的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这种鸟了。西晋女文学家左芬就写了一首《啄木诗》,诗中曰:“南山有鸟,名曰啄木,饥则啄树,暮则巢宿。”当然,从现在看来,这诗只写了啄木鸟的表面现象,深刻是说不出的。倒是宋朝的一位诗人写了一首咏啄木鸟的诗,把这鸟儿刻画得十分生动感人:“此禽不与众禽同,头戴朱冠一点红。嘴似铁钉铁木,爪如铜钻钻铜桐。朝飞南浦云烟外,暮宿西山风露中。非是远来求食啄,只思除却蛀心虫。”

山东的魏启后先生书画皆能,他的文人画法宋元而自出新意。他在世时,痛感世风日下,官员受贿贪污成风,于是创作了一幅国画《啄木鸟》。画面上画一株高大粗壮的松树,树上有一只头戴小红帽,系着红兜肚的啄木鸟紧紧地攀在树上,正在啄树洞、寻找害虫呢!他的题画诗写得挺

【若有所思】

一幅啄木鸟画的警示

□常跃强

有意思——“布谷声声,啄木咚咚。缘木食之,求彼蠹虫。啄木咚咚,空谷传声。陌上游子,为之写生。”魏先生写字时挺放得开,一边抽着香烟,一边说着幽默风趣的话,随后饱蘸浓墨,一挥而就,十分潇洒!可是,一旦他画画时,那真可以说是一啄不苟,笔笔到位。有一次他给我画一幅《啄木鸟》,看他伏下身子一笔一笔描画的样子,让我心里很不安。须知,那时候他已是耄耋老人了。一旦画完了,题款时他就轻松下来了,又说起了幽默话。那次他的题画诗,与给别人题的不一样,他是这样题的:“啄木咚咚,空谷传声。食彼蠹虫,护此长松。”当时我拿到这幅画时,觉得沉甸甸的,我想:老先生知道我是记者,是不是想要我多写几篇反腐的文章,多揭露出几个蠹虫呀?

小时候,在我们老家那地方,是有啄木鸟的。我们那里的人管啄木鸟叫“鸪(qiān)鸪木”。这种啄木鸟身上的羽毛是绿黄色的,头上没有朱冠,只是屁股上面有一片红。所以,每当我们这些孩子一看到它,就喊叫起来:鸪鸪木,红叠肚……鸪鸪木,红叠肚……对我们反复的喊叫,啄木鸟并不理会,它仍然在一棵树上不停地敲击,发出很响的声音。我家后面有个梨园,在梨园的旁边,有一棵老槐树。据说这棵老槐树是我老爷爷的爷爷栽种的,很多很多年了,树很大,身子很粗,五个孩子手搭手也搂不过来。有一年,老槐树生了病,啄木鸟就来了。它在老槐树的一个高高的树杈上啄出了一个洞,吃光了蠹虫之后,它就和另一只啄木鸟在这树洞里住下了。从此,我更加喜爱啄木鸟这种鸟了。

今年春节前,应几位老朋友约请,我到一位老朋友家赴宴。当喝到酒酣耳热之时,我们几个就行起了酒令,要求每个人都来个反腐倡廉的段子。我们击鼓传花,花到谁手谁先说。我说了一个,接着就击鼓,末了花传到检察院的一位叫郝乐的检察官手里。大家就欢呼起来了,都说:老郝若是说不好,罚酒三杯!因为大家都知道,他们检察院正办一个公安局长的案子。这家伙叫汪公霖,前不久刚落马,因贪污受贿数额巨大,光名人字画就从他家搜出来一小卡车。因为涉及严重违法,汪公霖被移送到老郝所在的检察院,大家都揣摩这里面一定有故事。只见老郝点燃一支烟,吸了一口,而后就莫测高深地笑了。老郝说:你们都知道,我们院长跟汪公霖很熟,汪公霖一被羁押起来,我们院长就带着我去做汪公霖的工作,让他老老实实交待,别抱侥幸心理。当时我们院长手里拿着一幅画,见了汪公霖没说几句话,就把一幅画展开了,一展开,一幅活灵活现的《啄木鸟》就出现在他面前。我们院长说:你知道我当年从魏先生那里给你求这幅画的用意吗?难道你就没有好好看一看,从中悟出一点道理来吗?

这是你送我的那幅画?汪公霖大为惊讶。

是啊,当时我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,又不好跟你明说,就拿着这幅画警示你去了……

是吗?啊呀,忘了忘了……

稍停,汪公霖一拍脑袋,咧着嘴,苦着脸说:怨我!怨我!当时我光寻找画下面的价格标签了,上面的画呀、题的款呀啥的,我都没看见……

(本文为知名作家)